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蕩寇志 第一三三回 衝頭陣王進罵林冲 守二關雙鞭敵四將

卻說張經略統大軍行至半途，接閱種經略薦書，原來薦到一員勇將，乃是曾做過東京殿帥府下八萬禁軍教頭的王進。因高太尉要尋事陷害，便見機逃避，奉母出走，投奔種經略，大為錄用，屢立戰功，已奉旨給與兵馬都監銜。種經略因聞得張公征剿梁山，料其用武需人，特此薦來。張公甚喜。傳令進見。王進參見了，張公見他一貌堂堂，儀表非俗，心中愈喜。王進略述履歷畢，張公道：「你來此甚好。但查種老相公發信月日，何以延至此刻才到？」王進道：「末將因奉侍老母到京，因此遲了三日，這是烏鳥私情，求恩恕罪。」張經略道：「這也是個要事。移孝作忠，定然不負種公之舉薦也。」當時將王進收入帳下，仍復一路大刀闊斧向山東進發。不日到了梁山，二萬天兵直抵頭關，駐紮行台。雲天彪、陳希真齊來接見，張公相見了，敘坐。張公道：「梁山寇盜猖獗有年，二位將軍久經攻討，徐總管捐軀報國，共建殊功。今賊人大勢就衰，掃除在即，皆諸君毅力之功也。徐總管攻克二關，借其復失，今二公駐兵於此，必悉其詳，現在賊人形勢如何？」天彪答道：「論賊人形勢，其初盤踞梁山，剪屠州郡，銳不可當。賴有徐總管出身犯難，制其心腹，天彪始得與陳將軍分軍攻剿，乘勢迅掃。今梁山占踞各郡，俱已恢復。惟此地頭關雖得，二關復失，尚成得半之勢，賊人險阻尚多，克復猶需時日耳。」張公道：「賊人徒黨何如？」希真答道：「賊人徒黨，梟桀驚悍之才，頗亦不少。自徐總管直搗賊巢後，賊人大勢分崩，所有賊目陸續就擒斬獲。然現在賊目中，猶有強且驚者，須先設計擒拿，方可掃平賊寨。」張公道：「賊人兵力何如？」天彪答道：「自徐總管制勝之後，賊人勢蹙，人心渙離，天彪與陳將軍兵戈所指，無不奔潰。今日攻及梁山，賊人情形迥與前殊，人人捨命死戰，無有異心。似此死命抗拒，我軍攻討，尚費周章。」張公道：「賊人糧草何如？」希真答道：「賊寨被徐總管攻圍年餘，所有糧草，既無增添，諒必匿缺，然其中備細真情，卻難懸揣。」張公聽了，一一點頭，因歎道：「徐總管真天下奇才也。為今之計，可先將賊寨四面圍困起來，再看動靜。」天彪、希真都稱是。當時張公便請雲天彪領所屬部將兵丁作友軍。攻圍右關；陳希真領所屬部將兵丁作右軍，攻圍左關；自己領眾將駐紮頭關，攻圍二關。雲陳各領令而去。

張公便傳徐總管舊將韋揚隱、李宗湯進來，細問徐總管攻守的章程。韋李二將一一具答，張公甚喜，便教仍依原章程辦理。張公與賀太平部署人馬，賀太平因言安撫使蓋天錫智略過人，張公便即移請蓋天錫共來參議軍務。不數日，蓋天錫到來，相見禮畢，分軍辦事。張公與伯奮、仲熊統領親兵，監督三軍。賀太平、蓋天錫與鄧宗弼、辛從忠、張應雷、陶震霆、金成英、楊騰蛟、韋揚隱、李宗湯、王進、康捷，督領中軍人馬，就二關外相度地宜，安營下寨。那邊雲天彪、陳希真已各領人馬，分屯左右關外。三軍聯絡呼應，將賊人進出口，都密密層層的守定，只是按兵不動。

且說忠義堂上群盜。聞得朝廷點大經略張公統兵到來，把個宋江嚇得尿屁直流，寢食俱廢。真個是人人咋舌，個個搖頭。宋江與吳用到二關上登高一望，只見旌旗蔽日，殺氣騰空，四面八方，重重密密，都是官軍旗號。宋江看著吳用道：「這事怎處？」吳用只是繃眉，一籌莫展。當時只得將各關隘嚴緊守備，忠義堂上日日早聚晚散，咨嗟不決的議論。看看一個月來，不見官軍發作，吳用大驚道：「不好了，這經略真正了得！我等糧食將盡，若照如此情形，他可以不折不扣一兵，不煩一矢，使我等束手就斃。為今之計，好在兒郎們個個樂於效死，可趁此決一死戰，方好集事。」宋江便請吳用定計。吳用便令林冲領頭陣，朱富作副將；呼延灼領二陣，李云為副將；張清領三陣，湯隆為副將。每陣帶兵一萬。頭陣出戰，二陣守二關，三陣守三關，層層策應，更番替換。眾皆領命。

次日，林冲、朱富帶領一萬人馬，三聲號炮，殺出二關。原來林冲自失了濮州之後，志氣頹唐，吃宋江好言安撫，吳用巧言激勸，便撥開愁懷，勉強振刷起精神來。此時奉著將令，便直趨經略大營，當先溺戰。早有營門小校報入中軍帳裡。那張經略正與賀太平、蓋天錫坐在帳內議事，忽聞賊兵殺來。賀太平道：「賊兵果然耐不得了，其糧盡食竭可知。」蓋天錫道：「賊人志在死戰，我等且宜堅守，仍照經略原主意，乾封殺他。」張經略道：「非也。我原意不過要探看賊人糧竭與否，今賊人既來求戰，糧竭之情被我探得了。只是賊糧雖竭，未必竭盡無餘。倘再相持一年半載，我軍勞師費財，亦非善策。今可乘他來戰，就與決戰一場。」便問那小校道：「來賊是誰？」小校道：「是個姓林名冲的，綽號豹子頭。」張公點了點頭，便傳王進入帳諭話。又點起金成英、楊騰蛟兩員勇將，同王進領一萬人馬，張公親自押陣。

三聲號炮，金龍大纛下無數猛將精兵，簇擁著大經略張大元帥出營列陣。只見對陣上林冲全裝披掛，挺著丈八蛇矛，立馬陣前。張公回問左右道：「這人便是林冲麼？」左右答言：「正是。」張公便叫王進道：「王將軍可當先出馬。」王進領令，挺著渾鐵筆管槍，一馬縱出陣前。林冲見王進出馬，便定睛一看道：「來者莫非王武師麼？」王進道：「原來正是林兄。咳，我久聞得你本事高強，為何這等沒有見識？如今你既為強盜，雖有萬夫不當之勇，也只算丟在糞窖裡了。」林冲怒道：「你未知其詳，擅自出口傷人，是何道理！」王進道：「道理不道理，我且生擒你，放馬過來！」言畢，挺槍直刺林冲，林冲奮矛相迎。兩個本來都是八萬禁軍教頭出身，本領豈有高下。但見槍來矛擋，矛去槍迎，兩人各奮神威，各逞本領，來來往往，翻翻滾滾，鬥到四餘合，殺氣飛揚，人影倏忽不見，但見兩條神龍飛騰變化，銀光穿亂，金彩盤旋。兩陣上都暗暗喝采。陣雲影裡，鼓角聲中，兩人酣鬥已有一百餘合，兀自不分勝負。忽見白光一閃，王進一槍飛出，將林冲蛇矛壓住，厲聲喝道：「且住！我你同是教頭，忽分一官一賊，今日既已相見，豈可無話。」林冲橫矛勒馬高聲道：「有甚話說！再戰一百合，我與你定分勝負。」言畢，挺矛直刺王進。王進大怒，持槍直搦林冲。兩英雄扭住，重復狠鬥。王進心生義憤，一條槍武怒直前；林冲心已焦煩，一枝矛飛騰相架。一來一往，一去一還，又鬥了五餘合，王進托地拖著長槍，縱馬跳出圈子，急勒馬回身，用槍指著林冲，正待開言，林冲已一馬衝到，挺矛直刺。王進舉槍相迎，合攏又鬥。鬥到餘合，王進暗想道：「主帥教我出馬，原要我指陳大義，先行斥罵一頓，以宣朝廷順道之意。如今這廝死戰不休，只好搦殺他罷了。」便抖擻精神與林冲廝殺，足足的又戰了一百餘合，兩人勇氣不衰，兩馬筋力已疲。又交了數合，林冲只得托地跳出圈子。

王進見他走出，也不追趕，立住了馬嘶看。林冲怒氣未平，看見王進不退，便也勒轉馬頭看著王進道：「且待我換了馬來，再與你分個勝負。」王進哈哈大笑道：「今日勝負已分，何須再分勝負。」林冲圓睜兩目道：「此話怎講？」王進道：「有甚怎講！當初我在東京，聞得你有些本事。後來我在延安，聞得你充當教頭，又說你犯了王法，刺配遠方，又說你投奔梁山，做了強盜。我只道你是個下流，不過略懂些槍棒，今日看你武藝，果然高強。只可恨你不生眼珠子，前半世服侍了高二，吃些軍犯魔頭；後半世歸依了宋江，落個強徒名望，埋沒了一生本事，受盡了多少腌臢。到如今，你山寨危亡就在目前，覆巢之下，豈有完卵？我王進作朝廷名將，你林冲為牢獄囚徒，同是一樣出身，變作兩般結局，可惜嚇可惜！」林冲道：「這事都休提了。朝廷用了奸臣，害盡良人受苦，直到無路可投，只好自全性命。你不曾親嘗其境，還來說些什麼。」王進哈哈大笑道：「好個自全，如今全得全不得，只教你自己思想！至於你說我不曾親嘗其境，足見你糊塗一世。你做的是殿帥府教頭，我做的也是殿帥府教頭；你受高俅的管束，我也受高俅的管束；高俅要生事害你，高俅何嘗不生事害我？我不過見識比你高些。不解你好好一個男子，見識些許毫無；踏著了機關，不會閃避；逼近了陷阱，尚自游行。以致拷打監囚，受盡許多苦痛；貶解收管，吃盡無數羞慚。賊配軍，人人罵得；好家聲，個個羞稱。即此一事，你我比較起來，天淵懸隔。如今事已到此，且休來責備你。可怪你一經翻跌之後，絕無顯揚之念，絕無上進之心，不顧禮義是非，居然陷入綠林。難道你舍了這路，竟沒有別條路好尋麼？就說萬不得已，暫時容身，也當早想一出離之道。朝說招安，晚涼州郡；晚說招安，朝搶村落，這等處所，豈有出頭之日？你又不生眼珠，死挨不去，隨著那般不肖狂徒，不軌不法，橫行無忌，豺狼野性，日縱日長。到如今天理昭彰，強梁必滅。你但思想，你山寨中和你本領一樣的，吃我天朝擒斬無數，諒

你一人豈能獨免？你想逃罪，今番罪上加罪；你想免刑，今番刑上加刑。不明順逆之途，豈有生全之路？種種皆你自取之咎，尚欲銜怨他人，真是荒謬萬分。今日你也乏了，不須再戰了，回去細思我言。」林冲聽到此際，大吼一聲，面色登時雪白，兩眼上插，手中蛇矛不覺拋落在地，仰鞍而倒。朱富即忙出馬來救林冲。

張經略見林冲果被王進罵倒，便教金成英、楊騰蛟揮軍殺上。賊兵見主將如此，個個心慌。金成英、楊騰蛟分兩翼直抄賊軍。朱富早命幾個嘍囉馱了林冲回去，自己挺身迎敵官軍。金成英、楊騰蛟已奮勇大呼殺入賊軍陣裡，逢人便砍，逢馬便搠，賊軍大亂。亂軍中，朱富正遇著王進，諒一個朱富如何抵敵得王進，幸而王進已與林冲苦鬥力乏，所以兩下交鋒，到也戰到二□餘合。朱富見自己軍陣已亂，無心戀戰，急欲抽身退回，卻被王進得了破綻，一槍洞穿而死。呼延灼在二關上，急教李雲守關，自己領兵開關出去接應，遇著金楊二將，大戰一陣。呼延灼毫無便宜，只得收聚了頭陣的敗殘人馬，急回二關去了。金成英、楊騰蛟合兵一處，斬獲無數，掌得勝鼓回到大營。王進已在營門邊卸甲息馬，坐了好一歇了。當時一同進中軍帳，到經略前獻功。經略大喜，當時與賀太平、蓋天錫查點了首級，安插行伍，一一記功慰勞，便商議進攻二關之策。按下慢表。

且說林冲回到忠義堂，已是奄奄一息。宋江聞得頭陣沉沒，大吃一驚，急忙問：「林兄弟緣何如此？」林冲早已神氣潰散，不言不語。宋江便教送林冲歸到臥室，急召寨中醫士前去診看，一面傳諭呼延灼嚴緊把守二關，一面召那林冲的隨陣軍士上來細問緣由。軍士具說王進如此如此辱罵，以致林頭領忽然氣翻。宋江聽罷大怒，看著吳用道：「叵耐王進這廝，出言無狀，撓亂人心，林冲兄弟竟被他氣壞了，我今誓必設法驅除了他。」吳用道：「林兄弟是個直性人，一口氣回不轉了。待他稍定，小可去慰勸他一番罷了。」當時宋江、吳用先到二關上巡看了一轉，回途時已二更，說些官軍形勢，忽一嘍囉迎上來報稱：「林頭領口吐鮮紅，勢已危急。」宋江大驚，即忙與吳用飛馬趕入寨中，急到林冲臥室，只見林冲臥在牀上，神氣毫無。宋江忙問醫士是甚緣故，醫士都說這是神志之病，藥食難療。宋江聽罷，淚如雨下。吳用上前止住宋江哭泣，便到林冲牀頭向林冲勸解了一回。林冲勉強點頭，淚如雨下，只是無言。宋江、吳用各散去。次日，宋江又來看林冲。林冲仍然吐血，飲食不進，痿頓異常。宋江無言可慰，只得走回來，到了忠義堂上，與吳用及眾頭領商議退官軍之策。又因林冲病情，也有些掛肚牽腸，說不出那心中的焦急。正是日月如飛，略眨眨眼不覺已有□餘日，官軍毫無動靜，林冲的病日重一日，竟無起色。

這日，宋江正在忠義堂議事，忽報朱全、雷橫自鹽山回來。宋江急令進見。朱全、雷橫一齊進來，與宋江及眾人相見了。宋江開言問道：「近日鹽山之事何如？」朱全、雷橫齊道：「仗哥哥洪福，鹽山近日倒□分興旺。緣鄧、辛、張、陶四將都調開了那裡，我們因得聯絡了蛇角嶺、虎翼山兩處人馬，借糧屯草，招兵買馬，重復整理事業。近聞大寨被兵如此緊急，小弟們卻日在記掛。若非戴院長到來，說出後山小洞之路，弟等正無從進來。不識寨內情形如今怎樣了？」宋江歎口氣，將所有情形一一說了。朱全、雷橫都道：「如此怎好？」吳用道：「二位兄弟休要著急，小可自有調度。只是二位兄弟來得正好，就在寨中辦事，不必回鹽山去了。」宋江便吩咐開筵為二人接風。席間，朱全、雷橫捧出一個大圓包來。眾人啟看，乃是一顆首級，細細一看，正是高俅。眾人齊問：「何處取來？」朱全、雷橫道：「小弟在鹽山時，聞得這奸賊犯了事發配在滄州。小弟因與鄧王二兄弟商議，起了兵馬，去打滄州，活捉了這個賊來，照那年林兄長處治小賊的法兒處治了他。因想林兄長與他切齒深仇，特地取來與他舒氣。」眾人嗟歎不已。吳用道：「這顆頭來得正好。林兄弟現在患病，大半由於舊時的怨氣，難得二位兄弟取了這高賊的頭來，何不與他看看，以解其悶。」朱雷二人忙問：「林兄長患了甚病？」宋江將王進辱罵的情由說了。朱全、雷橫道：「既然如此，這顆頭與他一看，必定霍然病癒。」大眾稱是。

當時吃了酒飯，回到林冲房內。林冲臥牀半月有餘，僅存一絲一息，不能起牀。忽聞朱雷二人來探病，便勉強應酬了幾句。朱雷二人齊道：「恭喜林兄長，有一件事，小弟們報得仇來。」林冲問是何事，二人便將高俅首級捧上道：「這是高俅的頭，小弟如此如此取來，特為兄長解悶。」林冲一見，呼的坐起身來，接了高俅的頭，看了一看，咬著牙齒道：「我為你這廝身敗名喪，到今日性命不保，皆由於你！」言畢，將頭擲出窗戶外，攢為齏粉。林冲狂叫一聲，倒身仰臥而絕。眾人大吃一驚，急前看時，果然氣息毫無，認認真真的死了。大眾痛哭一場，惟宋江哭得個死去還魂。當時收殮安葬了，宋江仍與吳用等商議拒敵官兵之策。

卻說張經略自掩沒梁山頭陣之後，收軍回營，與賀太平、蓋天錫商議，再按兵數日以觀動靜。見賊兵也不出來，張公便道：「賊人經此一跌，死守巢穴，不敢出來，當用何法以撓之？如今可將中、左、右三軍，分派隊伍，輪流攻關，四面迭擊，方可集事。」賀蓋二人稱是。當時先將中軍分為六隊：張伯奮、張仲熊領第一隊，鄧宗弼、辛從忠領第二隊，張應雷、陶震霆領第三隊，金成英、楊騰蛟領第四隊，韋揚隱、李宗湯領第五隊，王進、康捷領第六隊，每隊一萬五千人馬，按日攻打二關。每前一隊攻關，後一隊作策應，六日輪流，週而復始，移前作後。移咨左右軍照樣辦理，雲天彪、陳希真各領令訖。雲天彪將左軍分為五隊：雲天彪領雲龍為第一隊，傅玉、風會領第二隊，畢應元、龐毅領第三隊，聞達、歐陽壽通領第四隊，哈蘭生、唐猛領第五隊，只留劉慧娘、孔厚在營中協理事務。這裡五隊輪日攻打右關。陳希真也將右軍分為五隊：陳希真領祝永清、陳麗卿為第一隊，劉廣、劉麒、劉麟為第二隊，苟桓、祝萬年領第三隊，樂廷玉、樂廷芳領第四隊，真祥麟、范成龍領第五隊，每日輪流攻打左關。統計數□萬大軍，三面合圍，輪日攻打。

梁山二關、左關、右關，槍炮轟闐之聲，徹日不絕。驚得宋江面如土色，看著吳用道：「這事怎處？他分三面環攻，分明弄我三面防備，他卻好乘我力薄之處殺入也。」吳用繃眉道：「還有那後面一關，他留出攻，大有毛病。如今先傳令教後關水泊軍士小心防守，更派李應去守後關，侯健為副將，速去緊緊把守，這裡再商議環應三面之策。」宋江依言，派李應、侯健去鎮守後關，宋江、吳用親去策應二關、左關、右關。可憐那宋江、吳用，弄得如熱鍋螞蟻一般。忽聽得右關被哈蘭生、唐猛幾乎攻破，便急忙去策應右關；忽聽得左關被樂氏兄弟險些殺入，便飛速去顧救左關。

就中單表前面二關，被中軍攻打，最為緊急。這一日，正輪著第二隊鄧宗弼、辛從忠率眾攻打，第三隊張應雷、陶震霆為後應。關上呼延灼、李雲悉力守備，自辰至午，槍炮之聲不絕。鄧宗弼、辛從忠見關門將破，便教後隊張應雷、陶震霆齊來攻關。那邊張清、湯隆在三關上，聞得二關危急，急來策應。此時二關槍炮已絕，矢石一空，樓垣雉堞盡行毀壞，眼見頃刻難保。呼延灼見張清到來，便叫：「張兄弟，你和湯兄弟領三陣守住這關，趕緊修築城牆，我同李兄弟領二陣開關出戰，拚著一死，以冀保關。」張清應了，呼延灼便與李雲領兵殺出關去。呼延灼挺著雙鞭，匹馬當先，眾賊軍大呼振天，奮勇衝殺。直殺得天旋地轉，海覆江翻，官軍被他衝退三百餘步，兩下列成陣勢，對仗廝殺。

鄧宗弼大怒，對三將道：「今日二關業已唾手而得，叵耐這廝衝突出來，如今我與眾將軍協力，斬了他再說。」三將稱是。鄧宗弼一馬當先，直奔呼延灼。呼延灼已起了必死之心，那管你來將驍勇，大吼一聲，敵住鄧宗弼。兩英雄怒馬相交，軍器並舉，一邊慣使雙鞭，一邊善舞雙劍，酣鬥攏來，卻是兩將兩騎，使著四條軍器，化作一片寒光，揮揮霍霍，翻翻滾滾，鬥到五□合以上，不分勝敗。李雲見了，便拍馬舞刀前來夾攻鄧宗弼。鄧宗弼展開雙劍，敵住二人，不慌不忙，又鬥了□餘合。只見陶震霆舞著雙錘，驟馬上來，大叫：「鄧將軍少住，看我來擒捉這廝！」鄧宗弼聽了，忽然虎吼一聲，劍光飛處，李雲頭顱倏的滾落。鄧宗弼取了首級回陣去了。陶震霆敵住呼延灼。呼延灼憤怒已極，舞著那兩條閃電也似的鋼鞭，直上直下打進來。陶震霆要著兩柄臥瓜錘，正似兩團火毬，敵住鋼鞭。兩個又鬥了五□餘合，陶震霆使盡兩臂神威，呼延灼也用盡一身勇力，卻只得個平手。兩人各起鬥心，死不相讓，一來一往，一去一還，又鬥了三□餘合。背後張應雷看夠多時，更耐不得，舞動銅劉，拍馬過來，高叫：「陶將軍少歇，看我戰三百合卻理會。」展開那扇銅劉，直奔呼延灼。陶震霆勒馬回陣去了。這裡呼延灼獨戰張應雷，兩個又是對手，征塵影裡，殺氣陰中，大戰六□餘合。呼延灼急切贏不得張應雷，心中焦躁起來，急賣個破綻，把雙鞭分開，回馬便走。張應雷縱馬追上，一銅劉橫飛過來，呼延灼只一閃，那面銅劉卻直向呼延灼的面門，恰恰的劈過。呼延灼便把雙鞭一旋，旋到張應雷面前，提起右手鋼鞭，望張應雷頂門上打下來。張應雷眼明手快，早將銅劉攔轉來，旋風也似的卷到，劉口正與鋼鞭遇著，鏗的一聲響亮。張

應雷就此送進一劉，順著鞭勢削去。呼延灼手指幾乎割斷，急忙收回右鞭，那左鞭卻早已葉底偷花打進來。張應雷急將銅劉一壓，躍馬跳出圈子。辛從忠在陣前，立馬多時，看看天色已晚，心內焦躁，便大吼一聲，拍馬縱到垓心，一枝蛇矛分開雙鞭，直取呼延灼當胸。呼延灼急忙叉鞭敵住，張應雷已回陣去了。辛從忠搥住呼延灼，大奮神威，酣呼廝殺，槍來鞭去花一團，鞭去槍來錦一簇。兩個足足的鬥到一百餘合，呼延灼雖然力乏，尚能招架，辛從忠一時不能取勝。

天已昏黑，殺氣瀰漫，愁雲慘淡，星斗光光，神號鬼哭。呼延灼看那二關尚未修築完就，只得仍就拚著個死力並辛從忠。辛從忠怒極，使出渾身的本領，一枝蛇矛龍飛虯舞，攻取進來。怎奈呼延灼兩條鋼鞭，兀自擋御得定，算來還差一分火候。辛從忠卻等不得，心生一計，霍的把矛一幌，勒馬便走。呼延灼不顧死活，驟馬追來。辛從忠待他追到分際，便將右手去豹皮囊內取出一枝標槍捏在手裡。呼延灼輪舞雙鞭，早已追來，昏黑中，只聽得要的一聲，辛從忠喝一聲：「著！」呼延灼志急心慌，不及備防，一標飛到，急閃不迭，正中咽喉，落馬而死。

鄧宗弼早已傳令軍士們點起成千成萬的火把，大呼振天，潮湧般殺過來。賊兵抵擋不住，紛紛大敗。官軍個個奮勇，殺人如所瓜切菜。賊兵叫苦不迭，已殺死了一半，那一半紛紛逃入二關。鄧宗弼、辛從忠、張應雷、陶震霆乘勝驅兵搶奪二關。鄧宗弼、辛從忠攻擊關門，賊人將敗殘兵馬放入，即忙閉門抵禦。張應雷、陶震霆領兵急搶，關上張清急將那新運到矢石打將下來。火光中，喊殺連天。這番幸賴張清將城垣樓櫓粗粗修好，官軍幾次三番攻打不破。張經略在後面看見，便傳令鳴金，收回官兵，回營休息。鄧宗弼等得令，便領著官軍回轉大營來。

張經略與賀太平、蓋天錫升帳，眾將兵士都紛紛上來獻功。張公一一查點了，與賀蓋二人記功錄簿，分別犒賞，諭令各回本營養息，一面將首級號令了。鄧宗弼稟道：「末將等今日攻關，眼見此關必破，可惜被這呼延灼出關死戰敵住。我們待得斬了呼延灼，那二關早吃賊人修好，這個機會失了，實是可惜。」賀太平道：「如今雖不得關，但賊人上將已吃諸位將軍斬得，卻是一場大功勞，日後攻關定容易了。」蓋天錫道：「但使賊人有敗無勝，取關定必易易。」張經略道：「善攻者故不知其所守。此番關之不破，總由我不善攻之故也。」賀蓋二人齊問其故，張公不慌不忙說出一條計來。正是：求己不責人，的是聖賢之學；知彼兼知此，定是戰勝之師。不知張公說出什麼計來，且看下回分解。